

大家庭的群里，远在贵州旅游的妈妈发来一条信息，护工来电说外婆状况不好。舅舅急忙从嘉定赶回市中心的养老院，发现外婆情况确实不好，便通知兄弟姐妹速速集合。妈妈和远在日本的小姨也急着买票返沪。可外婆终究没有等到子女们到齐，匆忙走了。

外婆已经 96 岁，卧床不起也已两年，一家人对这种状况早有准备。但如这般走得匆忙，却也始料未及。得到消息时，我和丈夫、女儿正坐在餐厅与久未谋面的表妹一起用餐。想到外婆连离开的日子都选着长辈们聚在一起的时机，便忍不住哽咽起来。兴致正高的女儿突然看到我的泪颜，不解地问我：“妈妈，你是哭了吗？你别哭了。你哭得好难看。”女儿着急地拿来纸巾给我拭泪。我告诉她：“太太（沪地方言，曾祖辈）走了！”“走到哪儿去了？”女儿显然不知道“走了”的引申含义。“就是死了。”我小声地说。女儿愣了一下，随后问：“哦，是变成‘骨头人’了吗？”女儿始终记得《寻梦环游记》的故事，人死了会变成骨头人去到另一个世界。我说：“是的。”6 岁的女儿陷入了沉默。

我从不避讳和女儿讲死亡。一开始是因为自己罹患癌症之初，总

担心可能离开女儿，所以会和她讲讲死亡。到后来，当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人的生命教育缺乏关于死亡的正确态度，我开始有意识地与女儿提死亡。女儿喜欢画画，我让她画秋天的树叶，告诉她安静落下的树叶也很美，落叶会化作肥料滋养大树长出新的树叶；女儿喜欢唱歌，我给她听“彩虹合唱团”的《来自外公的一封信》。听懂了那笑中带泪的歌词

小手握大手

姚 霏

后，女儿说，那个叫“杰克”还是“皮特”的外公真得很酷；女儿喜欢看绘本，我就和她一起看那种从孩子视角讲述老人去世的故事，告诉她死亡是一段旅途的结束，也是另一段旅途的开始，而爱永远都在。

那顿晚餐自然草草收场。表妹提议把女儿先送回家，女儿却表示要和我们一起去养老院。我问她：“你不会害怕吗？”女儿说：“不害怕。”我问：“太太看上去会有点难看哦，真的没关系吗？”女儿说没关系。我隐隐知道，女儿好奇为什么死亡会让从没在她面前哭过的妈妈突然哭泣。那是一种略带紧张的好奇，而

最好的疏解方法，是让她亲自见证。我询问丈夫他老家的风俗是否介意小孩去看逝世后的人。丈夫说他也不太懂，但尊重女儿的意愿。于是，我们带着女儿去看疼爱她的太太，去见最后一面。

家人看到女儿来到养老院有点吃惊，好心地让丈夫带她离开房间。女儿却紧紧地贴着我，不愿离开。我们就静静地站在床前。床上的老人很安静地躺在那里，微微张着嘴，就像熟睡的样子。我抚摸着她的脸，就像每一次来看她时一样。她的头发还是不久前妈妈给她理的，已经有些长长，软软的绒毛触着我的掌心，也触着我的心。我忍不住痛哭起来。女儿看着床上的老人，又看看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将我从强烈的悲伤中拉扯出来。我问女儿害怕吗？女儿说不害怕。我说，那你叫一声“太太”吧。女儿像往常一样，乖巧地叫了一声。我问她，你愿意握握太太的手吗？像每次来的时候一样。女儿说愿意。我们翻开层层寿衣，找到了那只瘦骨嶙峋的手。有点凉，但还是熟悉的样子。女儿握了握太太的手，我隔着女儿的手握了握外婆的手。我知道，我们终究要放开手，手中的温度也会被带走，但爱永远都在。

带小孩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更是艺术活。

在外孙女欧欧一周岁时，我经常到 M50 等艺术场所和美术馆里“遛娃”，“打卡”于艺术空间。坐在小推车上的她，一看见五颜六色的绘画便会手舞足蹈，十分兴奋，手指着绘画，口中“哦哦”地嚷个不休。这样的领法，既省力又能打发时光，还培育她的创造力和感悟力。

每一次走进美术馆，都是孩子的“魔幻时刻”，她的一举一动，让我感觉到了儿童与艺术之间，有着天然而微妙的内在联系。美术空间，犹如一个魔法车站，将富有童心的孩子们置身于她自己的艺术世界，让她的思绪上天入地。有一次，我领她看了那些儿童的绘画展和丰子恺的艺术展，只见她如痴如狂地哇哇乱叫，艺术作品中的色彩、线条、图案，让她很是愉悦，兴奋地手舞足蹈。

在家，我让她阅读各种绘本，并添置了儿童手工美术的材料和蜡笔，让她自己用手印和蜡笔涂绘图案，没想到她很有想象力，红红的太阳，蓝蓝的月亮，咖啡色的甜甜圈，黄色的挖土机……

到了欧欧两岁多时，她更加喜欢涂绘了，而且好多东西是她见过的小猫小狗之类的动物和不同类型的汽车，然而，她往往是画一张扔一张，我问她为什么要扔，她说画得不像。我为了鼓励她的绘画兴趣，便与她说，只要画出你心中的东西，都是可以的，不用太像。于是，孩子便更加像个小艺术家，放手去画了。孩子经过艺术氧舱的不断熏陶，不仅感觉、视觉、听觉等有了迅速的发展，现在还会在她的绘画中编排故事，表达她对外界感知和理解。

我以为，在艺术空间里遛娃，让孩子感受艺术，不仅充分利用了文化熏陶功能，更是让儿童在艺术氧舱里进行文化深呼吸。在艺术阳光的照耀下，激发她的艺术灵感。对欧欧来说，这是一种艺术游戏，更是让她从小的欣赏习惯得到培育，美术创造的兴趣得以强化的训练过程。任何艺术都是与童心、童趣结缘的。绘画是没有天才的，越小的孩子越有才气，就像我们的先民，在陶罐和岩石的刻画描绘，表达了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悟。而一旦按照成人化的刻板训练，绘画艺术则让儿童的思维格式化了，在画得像不像的机械评判中，丧失了创造与创新的能力。

每一个人的美学成长，都应该有艺术氧舱的。在儿童的艺术启蒙教育中，我们城市的不少美术馆和博物馆等文化空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们可以让儿童拥有不可复制的文化记忆，培育出独特的文化气质，在润物无声中，开启美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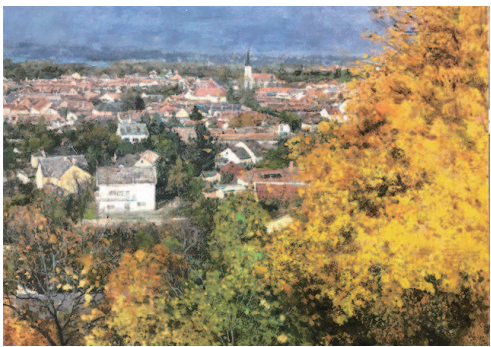


最近，收到忘年交、翻译家王志冲寄来的新著《耄耋少年：王志冲自传》。封面是他标志性照片——平躺在床上仰卧读写。因受严重的强直性脊椎炎折磨，他的身体无法弯曲，即使勉强站立在特制的小桌前，也只能支撑数十分钟，所以平躺在床上仰卧读写，就成了他的工作姿势和生活常态。老王所有躺在在床上完成的文稿和书稿，最后都由他相濡以沫的妻子郑懿抄写誊清，然后邮寄出去。老王

苦涩与芳香

陆其国

生于 1936 年，却称自己“耄耋少年”，可见他不向命运妥协的积极乐观心态。他说自己一生虽然艰辛，但早已习以为常，甘之如饴。我与老王认识交往已有二十多年，曾数次听他自我调侃是“资深重残人”。就常人言，倚枕斜躺在床上看书久了尚觉吃力，像老王这样每天平躺在床上学写，该要以怎样的毅力付出，才能够数十年持之以恒（妻子郑懿为他誊抄清稿同样不易）。王志冲是在上初三时突然患病，导致膝盖畸形，髋关节强直，腰背不能弯曲，渐渐转动脖子都非常困难，从此他只能离开就读的格致中学。当时我国与前苏联正处于蜜月期，所以休学在家的王志冲想自学外语，俄语就成为他的不二之选——电台只教俄语。艰难学了一阵，就在王志冲觉得还谈不上有成绩和成果时，热心的母校图书馆汤老师写了篇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称王志冲是“未来的翻译



万叶千声 (油画) 庄重

1983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满头银发的王中由李良荣老师陪着，拄着拐棍，颤颤巍巍来到教室，给我们 82 级新闻干部专科班学员上课。之前我们已听说过王中的故事。他 1937 年参加革命，1957 年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正当年富力强有所作为之际，却被打成了大右派，22 年来一直干着清扫厕所的工作。

1979 年他患重病到了弥留状态，平反的消息来了。按文件规定要在一周后宣布，校领导考虑到再拖延他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事了，于是赶到病房贴着他的耳朵反复喊，老王中，你已经平反了，你已经不是右派了！奇迹发生了，王中竟然醒了过来。慢慢地床走动了，慢慢地又回到新闻系当了主任。

学员们望着这位气质儒雅受尽磨难的老前辈无不肃然起敬。班长搬了一把椅子让王中坐下，王中手指哆哆嗦嗦地夹着一

支烟眯眼眯眼看着大家，大家也笑眯眯地看着王中，一种美好的感情在师生间流淌。

王中寒暄几句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为人、治学”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王中说，为人、治学是两个根本的问题。做好这两点，就可以无愧于一生了。人生旅途我就要到终点了，你们还是起点。他的眼中充满了慈爱之色。

学员们打开了笔记本，王中挥了一下手说，记笔记不是个好习惯，一记脑子就不思考了。我来跟你们说个笑话。他说，上次有个姑娘缠住我，一定要我收她为弟子。我问，你看过我写的文章吗？你要是能指出哪些说法是错的，哪些是没有说服力的，都用了哪些知识，独到之处在哪里，这些题目全答上来，我收你做徒弟。姑娘回去准备了。我说这些主要是希望大家学习时多

国庆 70 周年阅兵典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雄壮激昂的旋律又一次响起。这首先见证了人民军队由小到大、从弱变强非凡历史的乐曲，它的曲作者是原朝鲜的音乐家郑律成。

一提起郑律成，人们马上会响起他在抗战的烽火年月月中谱写的那两首不朽的乐曲《延安颂》和《八路军进行曲》，它们的影响可以说仅次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1914 年 8 月，郑律成生于朝鲜（今韩国）的全罗南道光州，当时的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为寻求救国之道，郑律成的大哥与二哥来到中国，投入抗日斗争。受兄长的影响，郑律成在 1933 年 5 月跟随三哥来到南京，进入朝鲜革命军政治干部学校学习。不久，前往上海学习音乐，音乐天赋出众的他遂将自己的名字郑富恩改为郑律成，寄寓旋律与成功之意。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全面抗战的年月。郑律成经过慎重考虑，放弃了去意大利深造的机会，拿着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送给他的路费，背上心爱的小提琴、曼陀铃和一本《世界名曲集》，跋山涉水来到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苦难造就诗人，时代产生音乐。1939 年四五月间，郑律成听闻作曲家冼星海与诗人光未然合作，创作了一部《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首演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他立即找到好朋友、在延安抗大学习的诗人公木，提出两人也合作一部“大合唱”，公木欣然答应。但以什么作为创作题材呢？郑律成建议：就写八路军吧，《八路军大合唱》！

家”，这对王志冲无疑是一种激励和鞭策。这时候汤老师又将王志冲的事迹告诉了刚来到学校不久的年轻美丽的专职少先队总辅导员的妻子，由是引起这位总辅导员对王志冲的关注。她半是好奇，半是钦佩，有一次还向校方建议，可不可以请身体虽然重残，可心理更健康的老王冲同学来母校为同学们作报告。这建议得到校领导认可和支持。于是，为联系“未来的翻译家”回母校作报告，年轻美丽的总辅导员第一次走进了王志冲清贫的家。不久后的一天，王志冲就由这位总辅导员陪同，回母校作了场报告。之后，这位少先队总辅导员不时会来探望他。王志冲记得，第一次留他吃饭，他母亲为她添的“佳肴”仅是一只咸鸭蛋。



就是这只咸鸭蛋，她还先挑给他母亲一点，再挑给他一点，她给自己只留了一丁点。再后来，她真正走进了王家——成为王志冲的妻子。她就是郑懿。岁月流逝，由于郑懿走进王志冲的生活，老王无论从事文学翻译还是创作，渐渐就有了大起色。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在夫写（译）妇抄的日常生活中，他俩相濡以沫，不仅“收获”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还收获了关于“保尔”的系列作品：除了王志冲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活生生的保尔·柯察金》《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外，他还出版了《钢铁情缘》《你还你一个真实的保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评传》等。其中由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说干就干。于是，29 岁的公木与 25 岁的郑律成以火一样的激情，密切配合，仅用五个月就完成了《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包括《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子夜岗兵颂》八首歌曲。

《八路军大合唱》问世后，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一次专场演出，郑律成亲自指挥，嘹亮的歌声回荡在礼堂上空，迅速地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传唱开来。尤其是其中的《八路军进行曲》，更是受到八路军将士们的热烈欢迎。这首歌的开始部分原来是这样的：“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郑律成在谱曲的过程中，总觉得还缺了点什么，他反复琢磨，在前面加上了冲锋号般的“向前！向前！向前！”这一神来之笔，立刻让歌曲起

始就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气势与一往无前的力量。人民军队高唱着这支战歌，披荆斩棘，勇不可挡，终于打败了日寇，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改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 年 7 月 25 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为了奖励《八路军进行曲》的大获成功，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专门把公木和郑律成请到延安文化沟青年食堂，招待两人吃了一顿红烧肉，敬了三杯酒，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多写佳作。



发行量突破 20 万册。在我看来，老王在出版这本《耄耋少年：王志冲自传》前，分明已用他的生命实践，书写着“一部异乎寻常的自传”。如今这两部“自传”在我面前相重叠，我仿佛也感受到了他经历的苦涩和芳香。可贵的是，他独咽苦涩，分享芳香。而说到痛苦，莫此为甚的当数 2017 年妻子郑懿病逝。老王说，在他们家，顶梁柱就是妻子郑懿——他一生最爱的人。如今，太意外，顶梁柱倾塌了。他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全集出齐了，她竟未能看到。痛苦而又无奈地接受这一现实后，老王告诫自己，面对突然增添了十倍的困难，他不能退缩。虽然他的年龄已进入耄耋，但精神尚在少年；必须抓紧时间生活，因为一场暴病，或者一次横祸，都可能使生命终止。

笑笑说，我刚当他研究生时也有过类似想法。其他导师带研究生都开书单、都授课，而他天天跟我讲笑话。他说研究生要自己思考，你不喜欢我可去找别的导师。当时我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上。现在想来他是在训练我思考问题的能力。我当他的研究生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思考方法，王中把我领进了科学研究大门，真的会让我一生受益无穷。

大家静静地听着，心里豁然开朗。若干年后，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在新闻战线等干出了大的成绩，他们都念念不忘王中对他们的教诲。由于年龄关系，又任上海大学分校校长，王中当时只带研究生、博士生，不开大课，却破例为我们班学员上了一学期的课。这是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

我和复旦新闻馆责编：徐婉青

十日谈

我和复旦新闻馆责编：徐婉青

忆王中

范建生

偷走了。他掂着米袋来见老偷，老偷说他毕业了。那个姑娘如果经过一番思考答出问题，我也说，你毕业了。众人全笑了起来。之后，王中正式为我们讲授新闻理论课，每周一次，每堂课都把枯燥的新闻理论讲得妙趣横生、笑声不断，并不断让学员参加互动。在这种愉快的氛围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但也有同学学，上王中课，笔记里没什么好记，考试怎么办？李良荣老师